

三  
18

ChLT 1067/4208  
18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1 1932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九

學七

力行

克己

致遠

辨論處心立事附

程子曰居之以正行之以和○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其剛明者乎

上蔡謝氏曰人須識其真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真心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予嘗學射到一把處難去半把處尤難去則恁地放了底多昔有一人學射摸得鏃與把齊然後放學者纔有些所得

君子不欺

爾善能用

克己從義  
人須識其真心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便住人多易住唯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歎須是百尺竿頭更進始得

和靖尹氏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

東平馬氏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朱子曰善在那裏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則與自家為一為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

功求大聖

可○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𡇗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為學就其偏處著工夫

亦是其平正道理自在若一向矯枉過直又成偏  
 去如人偏於柔自可見只就這裏用工須存平正  
 底道理雖要致知然不可恃書曰知之非艱行之  
 惟艱工夫全在行上○嘗誨學者曰某此間講說  
 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人自去理會自去體察  
 自去涵養書用自去讀道理用自去究索某只是  
 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  
 商量而已○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  
 跟不點地點下○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  
 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

下層不  
 入之理  
 寸累  
 不是生  
 得

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會理會得○學問亦  
 箇一超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某是如  
 此喫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喫辛苦了  
 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問向因子夏大德  
 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  
 且放過德之不脩實此為病張子云纖惡必除善  
 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  
 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  
 惡為無傷是誠不可○而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  
 處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

一直做將去任你氣稟物欲我只是不恁地如此  
 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氣習不期變而變矣○人  
 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  
 知然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  
 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  
 ○問力行如何說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  
 行又問何以爲淺近曰他只是見聖賢所爲心下  
 愛硬依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  
 皆是當恁地行○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爲之  
 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以其有未能益加勉

將

病痛全此此

將

病痛全此此

東萊呂氏曰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

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將  
 去○務實一事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  
 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遽責效驗也  
 東萊呂氏曰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  
 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爲實地欠工夫耳

學者務實便

日用常行無非實用

南軒張氏曰學貴力行然所謂力行者煞有事聖門  
 教人循循有序始終條理一毫老草不得工夫蓋  
 無窮也○學者若能務實便有所得或問務實之  
 說曰於踐履中求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  
 兄是也日用常行之際無非實用

教人日用處  
開端

怎生做得克

舜樣事

須就上面著

工夫

學問人勇

此事不得放

過

室中安置

初

象山陸氏曰聖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

子言徐行後長者可為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

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著工夫

程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論克

已○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

一件其餘自正○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

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

何畏之有

張子曰凡所當為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

事意得過以為且休則白事廢其病常在謂之

者為其不虚心也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

須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巴克已下學也

下學上達交相養蓋不行則成何德行哉○人當

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

鑒則人與已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已莫

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為天理常在身與物

均見則自不私已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已身則自

明然身與心常相隨不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

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為當絕於已乃

不能絕即是私已是以大人正已而物正須待自

鏡居則

已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既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已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已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爲有身便有此

上蔡謝氏曰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或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

病痛盡在這裏

人爲學切問近思

先所好是下手處

事事皆好沒下手處須擇偏好處先克

本得用無不利

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和靖尹氏曰克已唯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却克箇甚如好財即於財上克好酒即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五峯胡氏曰自反則裕責人則救君子不臨事而恕已然後有自反之功自反者脩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

已別無巧  
孤軍遇強敵

邪正處立定  
脚歇  
已私硬竟將  
去

不復畏

朱子曰克已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彊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克已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脚跟凡是已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問明道曰目畏尖物某未曉其說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便見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安而不復畏矣○問前輩說治懼室中率置尖物曰那箇本不能害人心下要恁地懼且習教不如此妄怕問習在危堦上行底

節密一節

亦此意否曰那箇却分明是危只教習教不怕着問習得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問克已工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終食之間以至造次以至顛沛一節密一節去庶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則已欲學聖人則純亦不已如此做工夫可否曰下學之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但我未之見耳○問某欲克已而患未能曰此更無商量人患不知耳既已知之便合下手做更有甚商量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問每常遇事時

生理大全  
卷四十九  
三十四



這樣處要掃  
除打疊

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  
做處又却爲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  
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  
打疊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  
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著不知不覺走從  
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  
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  
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  
底資質他不用著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  
欲若賢人之資次於聖人者到得遇事時固不會

須是如此做  
定矣

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  
資須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  
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須是如此做工夫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  
方得○問張子云以心克己即是復性復性便是  
行仁義竊謂克己便是克去私心却云以心克己  
莫剝却以心兩字否曰克己便是此心克之公但  
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心而何言忠信行篤  
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這不是

心是甚麼凡此等皆心所爲但不必更著心字所以夫子不言心但只說在這裏教人做又問復性便是行仁義復是方復得此性如何便說行得曰既復得此性便恁地行纔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仁義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知舜與蹠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多但聖賢把得這界定爾

南軒張氏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而

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觀諸顏子沈潛積習之功爲如何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也其能若是乎

魯齋許氏曰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已深者必薄責於人蓋亦不暇責人也自責以至於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人見人有片善早去做學他蓋不見其人之可責惟責已也顏子有之以衆人望人則皆可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矣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責已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喜怒哀懼愛惡欲一有動於心

事過心清

能改猶無過

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為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程子曰凡夫之過多矣能改之者猶無過也惟格趣汗下之人其改之為最難故其過最甚以下論改過○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為君子○有過必改罪已足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為心害○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

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

制馬幹石  
在我如轉戶

涑水司馬氏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為如制驛馬如幹磻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騎驢覓驢

一劍兩段

二者相須可以成功

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閒說話矣○答蔡季通書曰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

切

存祇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問  
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  
得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爲因事機觸得悔時方  
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  
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旣知悔時第二次莫  
恁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未見能見  
其過而內自訟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  
蕩然不知悔固不得若旣知悔後次改便了何必  
常常恁地悔又曰悔字難說旣不可常存在胸中  
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

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  
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旣做錯此事他時更  
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南軒張氏曰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  
安能著是過不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  
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  
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以過是知過也真知  
非則無不能去真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  
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有致其知改  
其過也

象山陸氏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已是被入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西山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爲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左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

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爲貴若知其爲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此卽過勿憚改之意也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以下雜論處心立事

○有志之士

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厚於吾所感薄責於人所應惟君子

以改過

大以此爲

善改過之

大任須是

實

能之○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可以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爲害○人當審已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應卒處事○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始得致之爲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他命方得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以自致只要伸其志而已○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擧竟何益若不會處置

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遷也臨患難而能不懼處貧賤而能不變視富貴而能不慕者吾未見其人也○處患難知其無可奈何遂放意而不反非安於義命者○當爲國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矣而猶不免則命也苟惟致其命安其然則危塞險難無足以動其心者行吾義而已斯可謂之君子○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又曰事以急而敗

君子不欲  
過德

者實一物

者十常七八○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  
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  
者莫之與長○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  
名者則徇名為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  
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張子曰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粗  
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  
死今日萬鐘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  
卹惟義所在○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敬則怠惰  
事無由立況聖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道義之功

道義之功甚  
大

公

甚大又極是尊貴之事○某平生於公勇於私怯  
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事不惟於法有不  
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

上蔡謝氏曰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  
好名之故

通山楊氏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  
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士不患無  
名患實之不至

和靖尹氏曰後世人臨事多錯只為不知道若知道  
了臨事安得錯○人有避事欲不為者曰事當為

者豈可不爲廢事便是廢人道莊子猶曰墮而不可不爲者事也

五峯胡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處已有道則行艱難險危之中無所不利失其道則有不能堪而忿忿興矣是以君子貴有德也

延平李氏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已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之人不責之已非也

朱子曰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況人在天地間自農商工賈等而上之不知其幾階其所當盡者小大雖異界限截然本分當爲者一事有關便廢天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推是心以盡其職者此固爲不易之論但必知夫所處之職乃天職之自然而非出於人爲則各司其職以辦其事不出於勉強不得已之意矣○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出草木如人有此心去做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會成這事○世事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



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慎  
乎其所以不睹恐懼乎其所以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  
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而今  
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睹處與聞處元不會有工  
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梢一  
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  
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且須立箇粗  
底根脚却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  
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粗底根脚猶  
未立却求深微縱理會得干已甚事○人多是要

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  
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毫差下  
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稍遇事轉  
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著理會  
下梢如何○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  
樂毅用兵始常懼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  
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  
其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作事若顧利害其  
終未有不陷於害也○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  
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

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  
向圓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是甚意思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要  
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墻  
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  
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  
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  
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  
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  
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

政治之不舉耶○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  
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  
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困倒了○天  
下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寬緩者皆不可少隨  
其所見看其人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甚愷  
切如中邊皆緩則不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聖人  
便如此做○今人大抵皆先自立一箇意見若其  
性寬大便只管一向見得一箇寬入底路若性嚴  
毅底人便只管見得一箇廉介底路更不平其心  
看事物自有箇合寬大處合嚴毅處○人最不可

性理大全 卷四  
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克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  
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  
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  
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纔有  
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

與君也敢○古人尊貴奉之者愈

便弒父

愈善後之奉養備者賊之而已矣○爲血氣所使  
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  
處○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  
然用之有處所○事至於過當便是僞○學常要

親細務莫令心麤○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不  
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不  
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  
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若是  
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爲避  
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  
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  
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  
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  
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

忘便是喫他取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多了○問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胸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否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寬濶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爲酬酢邪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邪曰知所以處心持已之道則所以

接人待物自有準則○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

○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人須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耻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

且要有

備擇

大事如

大者

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曾添得只要知這道理○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邪其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

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以利害禍福言之此是至粗底此處人都信不及便講學得待如何亦沒安頓處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

古人不見刃

君子學足以  
事物之變

君子學足以  
事物之變

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

外之事榮悴休戚卽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纖毫委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一箇道理易曰探賾索隱賾處不是奧是紛亂時隱是隱奧也全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問事來斷制不下當何以處之曰也只得隨力量做去又問事有至理理有至當十分處今已看得七八分待窮來窮去熟

後自解到那分數足處曰雖未能從容只是熟後  
便自會只是熟只是熟○問貧者舉事有費財之  
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爲之裁處此與正義  
不謀利意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作這一事更不  
看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己與不利便於己  
得利便則爲之不得則不爲若貧而廢財者只是  
目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  
自不同否曰當爲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  
一力可爲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問欲  
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

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曰此是就命上理會  
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  
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  
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  
當有以處此矣○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  
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  
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時下須是在我  
者無嫌仰不愧俯不作別人道好道惡管他○讀  
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  
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

揀一箇是處  
行將去

實究實踐

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乎

南軒張氏曰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渴之

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籍牽滯而

卒失其正矣○論伊川說子貢貨殖便生計較纔

計較便是不受命只計較便不是因言人逐日自

思量如何是計較處纔有計較作為便不是若都

不計較則是無所為如何應事接物要得不計較

又要得應事接物於此可以涵泳本心

東萊呂氏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

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

凡聖賢前輩學問操履我力雖未能為而心向慕

之是謂所向者正若隨俗輕笑以為世法不須如

此不當如此則所向者實如已雖未免有過而不

戚朋友間不敢信其所當信謂以聖賢語言前輩

不用情之類 信其所當信 謂以聖賢語言前輩

世俗苟且使私恥其所當恥謂以學問操履不如

之論為不可信 恥其所當恥 謂以學問操履不如

職不如人服飾資用不如人 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

人巧詐小數不如人為耻 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

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西山真氏曰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順其

理以應之則事既得所心亦不勞苦擾擾焉以私

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心亦無須臾之寧

計較作不是

以極

六教家

君子路上人



天地間當天  
看心

多少聖賢在  
此位  
志士仁人  
入不自得

人徒知爲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

魯齋許氏曰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已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耻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忻戚之有○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僞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福禍則一歸

命  
可保天

氣  
可保神

如此乃能有  
成

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脩心自理不問與他人合與不合果能自脩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汲汲焉母欲速也循循焉母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禍福榮辱死生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妄爲迎避大不可也○不聽父母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爲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

天命大全  
正

知得無  
下難  
無

邪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  
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  
乎○毀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  
遽處人須要重厚待人須要久遠顧歲晏如何耳  
一時一輻便動搖去從他做毀譽後段便難收拾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虞之譽無故而致  
譽也無實而得譽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  
毀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  
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  
名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  
夫無實而得名者

新安吳勉學重校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九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九  
三十一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

學八

力行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論出處附

程子曰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理也以下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欲利己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

怨○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著他莊子言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利者眾人

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

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仇○大凡出義

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孟

子辯舜跖之分人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耳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守道當確然而不變得正則遠邪就非則違是無兩從之理○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人能放這

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公則同私則異同者天心也○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可欲莫如善以有諸已為貴若存若亡焉而不為物所誘俗所移者吾未之見也○堯舜之為善與桀跖之為惡其自信一也○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又曰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

則所見者大且遠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相停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一無此二字作雖字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為惡不能成其惡○君子好成物故言小人好敗物故凶○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

及心則德益

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客氣者是大賢○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曰於是而能反已兢謹以遠其禍則德益進矣詩不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厭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窮而貴取之無窮矣○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

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爲美利誠難言不可一槩而言

問斷受有義  
得不得有命  
皆理之必然  
有義命有自  
合之理有正  
以別歟

藍田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受室泰

有義命有  
合之理

弟子以萬鐘爲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焉

上蔡謝氏曰格物窮理湏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惡其聲而然即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却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

人欲相

心之性  
天理素明則  
無欲

和靖尹氏曰君子之心不係於利害惟其是而已五峯胡氏曰人欲盛則天理昏天理素明則無欲矣

處富貴與天  
同其通

人反躬者

處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  
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又何宮室妻妾衣服飲  
食存亡得喪而以介意乎○君子畏天命順天時  
故不行驚衆駭俗之事而常中小人不知天命以  
利而動肆情妄作故行驚衆駭俗之事必其無忌  
憚而然也○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辭氣從  
人反躬者鮮不為君子任已蓋非者鮮不為小人  
朱子曰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  
箇安頓處纔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天  
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也便是天理

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是  
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後  
來沒巴鼻生底○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  
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  
於此體認省察之○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  
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天理人欲之分只爭  
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辯之又不可不早  
故橫渠每說豫字○天理人欲幾微之間○問飲  
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  
求美味人欲也○不為物欲所昏則渾然天理矣

立脚住則  
長進  
辨之不可不  
早  
橫渠每說豫  
字  
人欲  
飲食者天理

那邊不熟占  
過來

譬如劉項相  
拒滎陽成皋

初學要牢割  
定脚

無時生氣象

天地終始

天理是

○天理人欲無硬定底界至是兩界上工夫這邊

工夫多那邊不到占過來若這邊工夫少那邊必

侵過來○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

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

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皋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

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則要牢割定

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

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人只是此一心今日

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

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

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

與天地相為始終只此一心○學者須是革盡人

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又曰人欲與天理此長彼

必短此短彼必長○未知學問此心渾為人欲既

知學問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

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

微尤要密察○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即天理之

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即克治

擴克工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

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

性理大全 卷五 五 三頁十 六



性理大全卷之五  
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  
湏先就氣稟偏處克治○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  
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  
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  
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爲聖爲賢利害  
甚明人心之公每爲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  
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湏猛省急擺脫  
出來○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  
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  
之柰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

二  
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  
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  
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  
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矜誇他人做  
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  
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  
多小小病痛都如水消凍解無有痕迹矣○今人  
日中所爲皆苟而已其實只將講學做一件好事  
求異於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爲利其視不講者  
又何以大相遠天下只是善惡兩言而已於二者

始分之中須着意看教分明及其流出去則善者  
一向善但有淺深爾如水清泠便有極清處有稍  
清處惡者一向惡惡有淺深如水渾濁亦有極渾  
處有稍渾處問此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之公人欲  
之私耳曰此却是已有說後方有此名只執此爲  
說不濟事須要驗之此心真知得如何是天理如  
何是人欲幾微間極索理會此心常常要惺覺莫  
令頃刻悠悠憤憤向此只是持敬爲要曰敬不是  
閉眼默坐便爲敬須是隨事致敬方其當格物時  
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脩

身以後節節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能  
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  
常在軀殼中爲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  
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  
氣不從志處乃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天理人  
欲並行論其本然之妙則唯有天理而無人欲是  
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所謂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  
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  
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則

性理大全

卷五

五

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湏臾之不泯也哉○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講學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

性所處而不

便是明珠只從這上便緊緊著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遊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將去所以程子說敬字只是謂我身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問五峯言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同體而異用兩句頗疑同體異用之說然猶未見真有未安處今者得之天理乃自然之理人欲乃自欺之情不順自然卽是私僞不是天理卽是人欲二者面目自別發於人心自

不同常驗之舉動間苟出於天理之所當為曾中自是平正無有慊愧自是寬泰無有不足接人待物自是無乖迂學者雖不常會如此要是此心存時便如此此心不存則不如此須是讀書講義理常令此心不間斷則天理常存矣若有放慢時節任人欲發去則曾中自是急迫麤率自是不公不正為不善事雖不欲人之知曾中自是有愧赧然亦自不可揜如何要去天理中見得人欲人欲中見得天理二者夙然判別恐說同體不可亦恐無同行之理若曰心本為利却假以行與那真於為

義者其迹相似如此說同行猶可今下天理人欲字似少分別未審是然否曰頃與敬夫商量此兩句謂同行異情者是同體異用者非○學無淺深並要辨義利○看道理須要就那箇大處看須要前面開闊不要就那箇壁角裏去如今須要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白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是漸漸有見處若不去那大壇場上行理會得一句透只是一句道理小了○人貴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之若義理若善惡若是非毋使混淆不別於其心譬如處一家之事

取善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得舍失處天下之事進賢退不肖蓄疑而不決者其終不成○或問一義利之別曰只是爲己爲人之分纔爲己這許多便自做一邊去義也是爲己天理也是爲己若爲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爲義也○義利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後那利如何著得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却矣○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爲

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纔有欲順適底意思卽是利○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著力分別不當預以難辨爲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利是那義裏面生出來底凡事處制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蓋是義便兼得利若只理會利却是從中間半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小人只理會後面半截君子從頭來○問程子言義安處便爲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得其爲父子得其

得力  
大自

聖門終身事

分便是利

為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  
 便是義之和處義初似不和而却和截然不可犯  
 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生於  
 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云義則無不和○學  
 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思  
 一事非特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  
 推此便不可入堯舜之道切須勤勤提省察之於  
 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如此便不會錯用工夫  
 ○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將天  
 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

之便私○凡事只去看箇是非假如今日做得一  
 件事自心安而無疑便是是處一事自不信便是  
 非處○閑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於所當  
 是而非當非而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而知  
 之亦是工夫○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  
 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  
 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為忽然無事  
 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  
 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  
 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

此是真心發  
見之端

此最是一件  
大工夫

學者工夫只  
求一箇是

天下之理不  
過是非兩端

此理只是發  
見之端

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  
氣稟物欲隨卽蔽固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  
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學者工夫只求  
一箇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從其是  
則爲善徇其非則爲惡事親須是孝不然則非事  
親之道事君須是忠不然則非事君之道凡事皆  
用審箇是非擇其是而行之聖人教人諄諄不已  
只是發明此理○事事物物上都有箇道理都有  
是有非所以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雖淺近閑言語  
中莫不有理都要見得破隱惡而揚善自家這裏

善惡便分明然以聖明昭鑒纔見人不好便說出  
來也不得只是揚善那惡底自有不得掩之理纔  
說揚善自家已自分明這亦聖人與人爲善之意  
又云一件事走過眼前譬如閑也有箇道理有箇  
是非緣天地之間上蟠下際都無別事都只是這  
道理○天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是非  
底便非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說便不是了是  
非只是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纔說  
有箇公論便又有箇私論也此却不可不察○天  
下只有一理此是卽彼非此非卽彼是不容並立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一  
十三  
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卽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卽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卽守而勿失非卽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

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也○學大抵只是分別箇善惡而去就之爾○論陰陽則有陰必有陽論善惡則一毫著不得○凡事莫非心之所爲雖放僻邪侈亦是此心善惡但如反覆手翻一轉便是惡只安頓不著亦便是不善○好惡是情好善惡惡是性性中當好善當惡惡泛然好惡乃是私也○天理有未純是以爲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爲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



角立而交戰於其中○答何叔京書曰人欲云者  
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  
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  
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句若  
謂之惡者本非惡此句便但過與不及便如此所  
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問程子云天  
下善惡皆天理何也曰惻隱是善於不當惻隱處  
惻隱即是惡剛斷是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即是  
惡雖是惡然原頭若無這物事却如何做得本皆  
天理只是被人欲翻了故用之不善而為惡耳○

明世宗皇帝  
御製

卷之六

問天下善惡皆天理楊墨之類只是過不及皆出  
於仁義謂之天理則可如世之大惡謂之天理可  
乎曰本是天理只是翻了便如此如人之殘忍便  
是翻了惻隱如放火殺人可謂至惡若把那火去  
炊飯殺其人之所當殺豈不是天理只緣翻了道  
理有背有面順之則是背之則非緣有此理方有  
此惡如溝渠至濁當初若無清泠底水緣何有此  
○問既是翻了天理如何又說皆天理也莫是殘  
賊底惡初從羞惡上發淫溺貪慾底惡初從惻隱  
上發後來多過差了原其初發都是天理曰如此

說亦好但所謂翻者亦是四端中自有相反處如羞惡自與惻隱相反是非自與辭讓相反如公說也是好意思因而看得舊一句不通處出如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暴這兩句意分曉惟是用人之仁去其貪一句沒分曉今公說貪是愛上發來也是思之是淳善是底人易得含糊苟且姑息貪戀○善只是當恁地底惡只是不當恁地底善惡皆是理但善是那順底惡是翻轉來底然以其反而不善則知那善底必自在故善惡皆理也然却不可道有惡底理○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

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

虱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

南軒張氏曰人欲橫流強止遏之未有不奔潰湍決者此鯀治水也水之性無有不下禹能順而治之行其所無事也自然不<sub>一</sub>治人之良心豈無發見之時引而伸之涵養而堦充之天理明人欲自消伊川所謂明得一分天理<sub>理</sub>滅却一分人欲○問程子

看人生

備  
順理是真

古今天下

正遠私近

謂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胡伯逢疑云既是天安得妄某以謂此六者人生皆備故知均稟於天但順其理則是真違其理則是妄妄即為人之私耳如此言之知不謬否曰有物必有則此天也若非其則則是人為亂之妄而已矣○道二義與利而已矣義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正遠而利者犯荆棘入險阻之私徑也人之秉彜固有坦然正遠之可遵而乃不由之而反犯荆棘冒險阻顛冥終身而不悔獨何歟血氣之動於欲也動於聲色動於貨財以至於爵祿之可慕

遺與天地

心  
于  
善  
所  
為

則進以求達知名之可利則銳於求名不寧惟是  
凡一日夕之間起居飲食遇事接物苟私已自便  
之事意之所向無不趨之則天理滅而人道或幾  
乎息矣其曾次營營豈得須臾寧處於斯世亦僥  
倖以苟免耳徒知有六尺血氣之軀而不知其體  
元與天地相周流也豈不可惜乎雖然義內也本  
其良心之不可以自己者反而求之夫豈遠哉○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義  
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  
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

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  
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  
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為利也斯須之頃  
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為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  
徇已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  
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適聖賢之  
門墻以求自得豈非却行以望及前人乎使談高  
說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  
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為先持敬以為本而精察  
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為霄壤之判則有以

生理大全 卷五十一

義利之辨大

下者所以建

亦不

亦不

亦不

之甲

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理之辨將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無適而非利為己者無適而非義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子與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

○人之所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有所偏黨則不

正矣有所係吝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纖毫之萌則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敬恭乎動靜之際察夫偏黨係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蓋可存其體而得其用矣

勉齋黃氏曰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為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剛為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為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

此處  
味

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然少有不謹則人欲得以間之合乎天理則順直端方而無邪曲偏諛之累人欲間之則反是矣是故存養省察於幾微之間其惟敬義乎主一之謂敬合宜之謂義主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內直矣合於宜則品節不差天理常行而外方矣內直外方則所謂具衆理宰萬事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矣  
潛室陳氏曰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當玩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即為天理無理無節即為人欲

三者如水炭之相反

人已兩得其宜

學尤有補心術之微

愈精且

西山真氏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者如水炭之相反然一於義則利自在其中蓋義者宜也利亦宜也苟以義為心則事無不宜矣一惟宜於己亦且宜於人人己兩得其宜何利如之若以徇利為心則利於己必害於人爭鬪奪攘於是乎興己亦豈能享其利哉○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即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南軒先生又謂無為而為皆義也有所為而為即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且如見赤

二者相去毫釐之間  
所發先賢  
此語有力  
聖門

不可不察

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所為而然此即義也若有一毫納交要譽之心即是有所為而為即利心也二者相去毫釐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也○學者存心行事只當以義理為主義所當然雖害不鮮義所不當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出入於義利之間終是為利所勝正如白黑相和黑必揜白薰蕕共器蕕必揜薰立志之初不可不察也

程子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

無能信用之理以下論出處○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

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

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

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者以此○賢

聖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也必

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難彼之進圖其

暫安而冀其引久苟得為之孔孟之屑為也王允

之於漢謝安之於晉亦其庶矣○問家貧親老應

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而可以免此曰此

此語可以免  
此語有力  
聖門

志不勝氣  
志務自無此  
原

爲已爲親口  
一事

爲之仕者爲

當於此可也

爲之謀

之勇

之明

之者

之

仕道與祿仕  
不同

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爲  
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已固可爲親柰何  
曰爲已爲親止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  
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古之仕者  
爲人今之仕者爲已○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  
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拯之不得而後隨○  
問聖人有爲貧之仕乎曰爲委吏乘田是也或曰  
抑爲之兆乎曰非也爲魯司寇則爲之兆也或人  
因以是勉程子從仕曰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之

時又徐爲之謀耳

龜山楊氏曰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  
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  
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  
其當○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  
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  
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  
爲已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  
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  
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仕道與祿仕不同常



帝夷甫受之  
不辭  
正長白衣

程公之辭人  
亦不以爲是

夷甫家貧既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  
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  
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爲勸講之官朝廷亦  
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  
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  
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  
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爲非而程公之辭人  
亦不以爲是

和靖尹氏曰君子或出或處歸潔其身而已矣人之  
行已各有其志出處去就雖有不同要看所存如

何耳

東平馬氏曰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干  
人也

致堂胡氏曰古之君子不苟就不俯從使去就從違  
之重在我而不在人在義而不在利庶乎招不來  
麾不去足以取信於其上也

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  
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  
審也○聖賢固不能自爲時然其仕止久速皆當  
其可則其所以自爲時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

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今人皆不能脩身方其爲士則役役求仕旣仕則復患祿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閑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道義旣足於身則何物能嬰之哉○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柰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魏之末漢末則所事者止有箇曹氏魏末所事者止有箇司馬氏耳○名義不正則事不可行

無可爲者有去而已然使聖人當之又不知如何恐於義未精也○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南軒張氏曰廷對最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脚教是

勉齋黃氏曰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禮不立非義不行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真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

不用於我何與焉貧富貴賤生死禍福日交乎前  
不暇顧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  
者爲禮何者爲義何者爲智懵然莫覺也功名而  
已耳利祿而已耳以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  
售於人慮人之不已用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  
幸而得志哆然以爲莫已若也小不如意則戚戚  
然幾不能以終日矣

魯齋許氏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  
爲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  
志所學將何爲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一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一

學九

教人

程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  
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  
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語學者以所見  
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人  
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猶寐也呼而覺之斯不  
蒙矣○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  
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以書傳道與口相

古人教人所  
養之意如此

聖人處

之序

胡安定

道齊

聖人所

道光教行  
進心及人之  
心則一

教

傳煞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  
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禁人之惡者獨治其  
惡而不絕其為惡之原則終不得止易曰積豕之  
牙吉見聖人處機會之際也○聖人責人緩而不  
迫事正則已矣○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  
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數  
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與水利有  
功○問人之於善也必其誠心欲為然後有所得  
其不欲不可以強人也曰是不然任其自為聽其  
不為則中人以下自棄自暴者衆矣聖人所以貴

於立教也○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  
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道後進  
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  
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已及人之心則一也

張子曰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人可以為  
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  
之語虛設耳○教之而不受則雖強告之無益莊  
子謂內無受者不入外無正者不行○常人教小  
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八一益也授人數次已亦  
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

聖人未出  
所以教人

嘗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藍田呂氏曰自洒掃應對上達乎天道性命聖人未  
嘗不竭以教人但人所造自有淺深故所得亦有  
小大也仲尼曰吾無隱乎爾又曰有鄙夫問於我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然子貢高第猶未聞乎性與  
天道非聖人之有隱而人自不能盡爾如天降時  
雨百果草木皆甲拆其盛衰小大之不齊膏澤豈  
私於物哉○橫渠張子教學者多告以知禮成性  
變化氣質之道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  
心有自得之者

上蔡謝氏曰橫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  
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爲地教他就  
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梢頭溺於刑名度數之  
間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  
有知識却從敬入○或問橫渠教人以禮爲先與  
明道使學者從敬入何故不同曰既有知識窮得  
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  
面威儀非禮之本又曰橫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忘  
信爲先

廣平游氏曰張子厚學成德尊然猶秘其學不多爲

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蓄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明道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惟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問昔人教人必因其才之所可而教之不以其所不可而強之如陳圖南之教錢若水是也近時師匠不論人材所可只一律以其所見教之是以有不得盡其材者和靖尹氏曰固是初學之人豈可使說與十分話然亦不可以逆料其才之不可而不可以盡告只看他志趣所向氣質如何隨量而得也如陳希夷之於錢是因其氣質志趣以教之非謂其才不可也如公孫丑萬章之徒不是不信孟子豈不願爲聖人亦豈其才之不可只爲他見得未如孟子又志趣不同氣質或異所見膚淺便差七差八謂告之者其言大高若不可及大率人未有箇入處便語以高者大者徒令驚疑以止其進學

之心固非善教者然謂其才不可而不以告之  
為善教歟如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  
然似不可及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豈是才不迨者是未見得便知才不堪可乎孟子  
只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  
轂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又曰聖人只是引得他只顏子便會此意謂夫子  
循循然善誘人也

東萊呂氏曰前輩嘗教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惟  
退而自脩可也學記曰幼者聽而弗問皆使人

聖人善教者  
以此為本

脩不敢輕發養成德器也○衣服之制飲食之度  
字畫之別以至音聲笑語之高下行步進趨之遲  
速當一以古人為法古之善教人者必以此為本  
所以養誠閑邪而反人道之正也若於此數事少  
有舛異若不能自克久久之間必至喪志失身  
朱子曰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  
底話人能就上而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  
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  
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

聖人教人有  
定本

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聖賢教人下學上

達循循有序故從事其間者博而有要約而不孤無妄意凌躐之弊今之言學者類多反此故其高者淪於空幻卑者溺於見聞俚俚然未知其將安所歸宿也○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周禮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



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  
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真  
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  
其才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  
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別而言之以見  
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  
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  
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  
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  
足以通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

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  
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  
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  
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蓋德也者得於  
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  
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  
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旣教  
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  
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  
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

行本無常師必協于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  
 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為可指  
 故又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  
 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  
 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況其又  
 能即是而克之以周於事而泝其源則孰謂至德  
 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  
 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為教也亦然○周  
 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  
 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

和為用

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既無事  
 而非學於其群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  
 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  
 為用而無所偏廢○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  
 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學者議論工夫當  
 因其人而示以用功之實不必費辭使人知所適  
 從以入於坦易明白之域可也若泛為端緒使人  
 迫切而自求之適恐資學者之病○博文約禮博  
 文功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將有箇約  
 處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孔門三千人

顏子固不須說只會子子真得聞一貫之誨謂其  
餘人不善學固可罪然夫子亦不叫來罵一頓教  
便省悟則夫子於其門人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  
亦不善教人致使宰我冉求之徒後來狼狽也要  
之無此理只得且待他事事理會得了方可就其  
上欠闕處告語之如子貢事亦不是許多時只教  
他多學使他枉做工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秘妙  
正是待他多學之功到了方可以言此耳○教導  
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  
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某嘗喜那鈍底人他

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是  
略綽看過不會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  
無滋味工夫不耐久敏底人又却用做那鈍底工  
夫方得○南軒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  
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  
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籍溪教諸生於功課餘  
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  
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學者之志  
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  
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

後來方傳

南軒教人必  
要兩端

片紙書有補  
于人

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其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

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詰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因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縝密固是好但恁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項人恁地不子細固是不成道理若一向感

密下梢却展拓不去明道一見謝顯道曰此秀才  
展拓得開下梢可望又曰於詞氣間亦見得人氣  
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看來便見寬舒意思  
龜山人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  
得不能理會得范純夫語解比諸公說理最平淺  
但自有寬舒氣象儘好○賢輩但知有營營逐物  
之心不知有真心故識慮皆昏觀書察理皆草草  
不精眼前易曉者亦看不見皆由此心雜而不一  
故也所以前輩語初學者必以敬曰未有致知而  
不在敬者今未知及求諸心而胸中方且叢雜錯

亂未知所守持此雜亂之心以觀書察理故凡工  
夫皆從一偏一角做去何緣會見得全理某以爲  
諸公莫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  
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不然亦終歲而無成耳○  
天下道理自平易簡直人於其間只是爲剖析人  
欲以復天理教明白洞達如此而已今不於明白  
處求却求之於偏旁處縱得些理其能幾何○某  
煞有話要與諸公說只是覺次序未到而今只是  
面前小小文義尚如此理會不透如何說得到其  
他事這箇事須是四方上下小大本末一齊貫穿

在這裏一齊理會過其操存踐履處固是緊要不  
可間斷至於道理之大原固要理會織悉委曲處  
也要理會制度文爲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  
要理會精粗大小無不當理會四邊一切合起工  
夫無些罅漏東邊見不得西邊湏見得這下見不  
得那下湏見得旣見得一處則其他處亦可類推  
而今只從一處去攻擊他又不曾著力濟得甚事  
這箇湏是勇猛奮厲直前不顧做去四方上下一  
齊著到方有箇入頭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  
仁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弈秋只

爭些子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其八九歲  
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爲爲學湏如  
此做工夫當初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  
那基是如何著是如何做工夫自後更不肯休一  
向要去做工夫今學者不見有奮發底意思只是  
如此悠悠地過今日見他是如此明日見他亦是  
如此○學者悠悠是大病今覺諸公都是進寸退  
尺每日理會此小文義都輕輕地拂過不曾動得  
皮毛上這箇道理規模大體面闊湏是四面去包  
括方無走處今只從一面去又不曾著力如何可

得且如曾點漆雕開兩處漆雕開事言語少難理  
會曾點底須子細看他樂箇甚底是如何地樂  
不只是聖人說這箇事可樂便信著他須是自見  
得箇可樂底依人口說不得又曰而今持守便打  
疊教淨潔看文字須著意思索應接事物都要是  
當四面向去討他自有一面通處○聖門之教下學  
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飫又  
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  
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  
者也亦謂此耳○答葉賀孫書曰學者須是理會

第一等人

到十分是始得是底直是是非底直是非少間做  
出便會是若依希底也喚作是便了下梢只是非  
須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決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才  
力不逮也只得得第四五等人今合下便要做第  
四五等人說道就他才地如此下梢成甚麼物事  
又曰須是先理會本領端正其餘事物漸漸理會  
到上面若不理會本領了假饒你百靈百會若有  
此子私意便粉碎了只是這私意如何卒急除得  
如顏子天資如此孔子也只教他克己復禮其餘  
弟子告之雖不同莫不以此意望之公書所說冉

聖會身心如  
片地相似

求仲由當初他是只要做到如此聖人教由求之徒莫不以曾顏望之無奈何他才質只做到這裏如可使治其賦可使爲之宰他當初也不止是要恁地又曰胡氏開治道齋亦非獨只理會這些如所謂頭容直足容重手容恭許多說話都是本原又曰人須是理會身心如一片地相似須是用力子細開墾未能如此只管說種東種西其實種得甚麼物事又曰公今且收拾這心下勿爲事物所勝且如一日全不得去講明道理不得讀書只去應事也須使這心常常在這裏若不先去理會得

這本領只要去就事上理會雖是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其這說的定是恁地雖孔子復生不能易其說這道理只一而已○問學者理會文字又却昏了若不去看恐又無路可入曰便是難且去看聖賢氣象識他一箇規模若欲盡窮天下之理亦甚難且隨自家規模大小做去若是迫切求益亦害事豈不是私意○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緣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爲也問其



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功夫多只揀易底事做或  
尚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己力量相近者學之自覺  
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因這易處而益求其所  
謂難因這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箇  
而不求進步縱自家力量到那難處不得然不可  
不勉慕而求之今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處便先  
自懶怯了雖是怯弱然豈可不向前求其難者遠  
者但求之無有不得若直箇着力求而不得則無  
如之何也○今人做一件沒緊要底事也著心去  
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好寫字底

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底道理又  
如賈島學作詩只思推敲兩字在驢上坐把手作  
推敲勢大尹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  
犯了節只此推敲二字計甚利害他直得恁地用  
力所以後來做得詩來極是精高今吾人學問是  
大小大事却全悠悠若存若亡更不著緊用力反  
不如他人做沒緊底事可謂倒置○學如不及  
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尺  
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已  
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爲己而士

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  
又不爲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學  
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  
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  
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  
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  
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果  
何爲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爲苟足以應有  
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惰遊而  
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

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  
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古之學者八  
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記之事十五而入大  
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  
蓋禮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  
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以至於左右起  
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  
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  
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  
餘年學校之宮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

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  
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  
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  
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  
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  
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  
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  
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  
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  
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

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  
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  
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  
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  
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  
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  
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  
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爲今之父兄有愛其子  
弟之心者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  
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

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  
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身之羞  
哉○與長子受之書曰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例不  
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  
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  
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不得  
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  
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  
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恭敬不得倨肆惰  
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誼譁凡事謙恭不待

尚氣凌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  
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  
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  
尤不可說同學之短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  
學亦不可無親疎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  
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  
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  
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  
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  
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

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已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以

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旣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

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白鹿洞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

如左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為  
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  
事則自脩身以至子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

左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脩身之

要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

要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右接

物之要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

非使之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

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

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

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辯之苟

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

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

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

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

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

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

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

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

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增損

呂氏鄉約曰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一人有齒德者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一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都副正不與之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觀者書于一籍過失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授于其次德業相勸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

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鬪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脩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其不能者過失相規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脩之過

五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鬪訟

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鬪謂鬪毆

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巳若事干負累及爲人侵損而訴之者非

曰行止踰違

踰禮違法衆惡皆是

三曰行不恭遜

侮慢齒德

長者恃強凌人者知

四曰言不忠信

或為人謀事陷人於惡或

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

五曰造言誣毀

誣人過惡以無為有

妄說事端熒惑衆聽者

六

曰營私太甚

與人交易傷於措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奸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犯約之過

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

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不脩

之過一曰交非其人

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夕與之游處則為交非其人

二曰遊戲怠惰

若不得已而暫往遊者非其人

三曰遊戲怠惰

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游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

三曰動作無儀

謂進退太踈野及治門庭不潔者

四曰臨事不

恪

主事廢忘期會後

五曰用度不節

謂不計有無

六

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

直月以告于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

則書于籍以俟其爭辯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已三十歲曰長者謂



於已十歲以下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曰

少者謂少於已十歲以下者曰幼者謂少於已十歲以下者造請拜揖

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

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用幘頭公

名紙用幘頭襪衫腰帶繫鞋唯四孟通用帽子皂

兩雪則尊長先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

召皆為燕見深衣涼衫皆用尊者受謁不報歲

冬至具已各榜子令長者歲首冬至具榜子報之

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已各榜子代行凡敵者歲首

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上凡尊者長

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唯所服深衣涼衫道

敵者燕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乃

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

且退後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

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

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自為一列

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

堅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

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

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則主人送于廡下若

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

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

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退則主人

請就階上馬徒行則主人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

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

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退則就階上馬客

行則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曰凡遇尊長

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不則立

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

者則回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

而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

此皆放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

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

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

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

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

者則不必請召迎送凡四條曰凡請尊長飲食親

往投書禮薄則不必書尊召他既來赴明日親往

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

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

不類則若有親則別序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

不相妨者猶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

夫以上今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錢皆以專召者為

上客如昏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齒爵為序曰

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盃於其上

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

東向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

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

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

與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

拜若少者以下為容飲畢上客醉主人如前儀主

人乃獻眾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眾賓中有齒

儀不酢若婚會姻家為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曰

凡有遠出遠歸者則送迎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

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

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

預薦登第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

有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

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火之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

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

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

生理 卷五十一 二十五

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眾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

厚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為之借助器用及為

營幹曰凡弔禮聞其初喪聞喪未易服則率同約

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為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

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且助其凡百經營

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幘頭素襪衫素帶皆

白坐紗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

絹為之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

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不哭亦發而哭之賻禮

用錢帛眾議及葬又相率致贈俟發引則素服而

送之則如賻禮或以酒食犒及卒哭及小祥及大

祥皆常服弔之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

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

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唯

親篤友過暮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右禮俗相

督其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日當糾集者

于籍 患難相恤患難之事七 一曰水火小則遣

甚則親往多率 二曰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

人救且弔之 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為訪 四曰

死喪出募賞 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

禮記卷之六十五

區處稽其出入或聞于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為求  
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  
人力為之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之於不義  
六曰誣枉有  
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為  
言之有方畧可以救解則為解之或其家因而失  
所者衆共  
以財濟之  
七曰貧乏  
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  
者衆以財濟之或為之假貸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  
置產以歲  
月償之  
告于約長急則同約之近者為之告約正命直月  
徧告之且為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  
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  
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  
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籍隣里或有緩急雖非

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為之  
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  
以告鄉人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  
他書及附已意稍增損之以通于今而又為月旦  
設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  
之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  
若遠者唯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兩至可也  
直月  
率錢具食  
飯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麵  
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  
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  
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師之像于北壁下  
別擇一  
寬閑處  
先以長少序拜于東序  
凡拜尊者跪而扶  
之長者跪而答其

半稍長者俟其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于

俯伏而答之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眾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

率錢畧設點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為序立於門外心於他處

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與齒最尊者正相向

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與在位者皆再拜

約正升降皆自阼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

立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阼階

餘人升自西階皆北面立約正以下西約正少進西向立

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

其位以約正之年推之後放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

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受禮如儀

唯以約正之年為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

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

唯尊者不拜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

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此拜

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

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

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

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講

禮者拜於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年最尊者坐堂西

南南向副正直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  
為序東西相向以此為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  
者之西南向東上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

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

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于衆無異辭乃命直月

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

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于

堂上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事  
不得輒道神怪邪

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  
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晡乃退

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

理二事取其書及覆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

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

二者實互相發也○謂學者曰謹飭則有餘且放

教胸襟開闊又曰不要強自開闊只涵泳義理便

自然開闊去

勉齋黃氏曰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

夫死生亦大矣至於道義之可樂則生不足戀而

死不足顧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則於聖賢之道

如飢者不忘食渴者不忘飲行者不忘歸病者不

忘起猶未足以諭其切也○讀書且模得心路直

方有商量每學者來且教他磨勵了箇心歸去譬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一 三百五十五  
如人持一箇鑿石錐來如何鑽得入且寄他兩面磨得恁地十分尖利看去甚處都破開了他便自會去尋揣得不恁地見聞儘多也不濟事○學者初且令識得性情部伍認得虛靈體面庶幾於讀書存養不至全無著落然學者之患在於志卑氣弱度量淺狹規模褊陋則雖與之細講恐終無任道之意故須是有大規模又有細工夫方且成箇人物故常以此提撕之恐中庸所謂高明中庸廣大精微亦此意也

問明道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謝顯道聞之不服是邪非邪潛室陳氏曰明道是明睿內照故書無不記却不是記問上做工夫此語正欲點化顯道惜其爲記問所障領會不去

西山真氏曰孔子答門人問仁孝皆是隨其資質而成就之聖人之教人猶化工之生物因材而篤於此可見

魯齋許氏曰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他人本有如此意思愛親敬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元有的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元無的強安排與他



後世却將良知良能去斲喪了却將人性上元無  
 的強去安排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壞  
 却天下人才及去做官於世事人情殊不知遠近  
 不知何者為天理民彝似此民何由嚮方如何養  
 得成風俗他於風化人倫本不曾學他家本性已  
 自壞了如何化得人○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  
 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  
 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  
 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暗無  
 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

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為長厚  
 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即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  
 主為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為有  
 實驗而又無他目之弊也○善惡消長善少惡多  
 則長其善而不敢攻其惡善多惡少然後敢攻治  
 病亦然痼病之人且當扶護元氣至如聖人於門  
 弟子教養之際亦如此○教人使人必先使有恥  
 無恥則無所不為既知此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  
 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唯之使有所慕督責榮耀皆  
 非所以為教也則無所以畏不知慕時都行不將去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二

學十

人倫 師友附

問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不起便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二

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著此心做便是私也  
又問視已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  
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  
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  
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  
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  
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  
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  
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  
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

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彫琢之蓋百  
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彫琢之也若  
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却必不肯任其自爲也今  
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  
醫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  
也或曰已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  
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盡得如畫工然他  
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  
見得或已有所見亦要說與他商量○君臣朋友  
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

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  
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  
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  
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  
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  
脩身刑家最急纔脩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  
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藜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  
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  
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  
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

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  
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  
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  
直可矣何必教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  
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  
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  
若君子自有一箇含蓄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  
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問  
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爲  
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

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可忽哉○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  
臣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為何如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耳

凍水司馬氏曰其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陽呂氏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一 三百三十一  
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  
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  
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  
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於兄弟則治家之道必  
自妻子始

豫章羅氏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  
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  
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  
貴為福陋哉

朱氏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為天下之大戒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  
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  
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

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人之所以  
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  
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為而然  
哉初無所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  
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為父  
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為子而天性有不足於  
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為物欲所昏利害

性理大全 卷五十二  
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也○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歿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吾心云爾○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敬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自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敬○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邪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

決○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只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爲人子止於孝○問妻有七出此却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曰然○葉賀孫問朋友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友以成而陳安卿只說以類聚莫未該朋友之義否曰此亦只說本來如此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彝倫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四箇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又

曰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似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爲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者也○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是第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二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

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



聖人重此而不敢忽

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物情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之間猶或未嘗未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

南軒張氏曰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爲人之道者以其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別而又有君臣之義朋友之交也是五者天之所命而非

人之所能爲有是性則具是道初不爲聖愚而加損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衆人則有所蔽奪而淪失之耳然聖人有教焉所以化其欲而反其初也舜之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云者漸濡涵養之使其所固有者自發也而咎繇亦曰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敕云者所以正其綱而惇云者所以厚其性也降及三代庠序之教尤詳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云者講明之而使之識其性之所以然也然則人之所以爲聖賢與夫聖賢之教人舍是五者其何以哉

哉

勉齋黃氏曰五典者天叙之常理人道之大端也析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大屬之親惟父子兄弟爲然其四肢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入孝出弟爲萬善之根本則兄弟之義可不謂重乎○朋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叙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人道化爲夷狄矣朋友道絕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踈而實理晦

則五常百行顛倒錯繆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所可重者若此而世莫之重焉可不爲之屢歎也邪

西山真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魯齋許氏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後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此五者禍亂相尋只是人倫不明故致如此且如大舜處頑嚚傲三者

之間孜孜如此只是人之大倫合如此故無怨尤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勞而弗怨人只於此處明得然後盡得人道○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爲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父母在不遠遊爲子者恃血氣何所不往但父母思念之心宜深體當以父母之心爲心○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天倫也苟無學

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少異○自古及今天下國家唯有箇三綱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則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則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婦道則夫婦各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則他事皆可爲之此或未正則其變故不可測知者又奚暇他爲也○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

理義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異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爲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

程子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以下兼論師友○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人之於朋友脩身誠意以待之踈戚在人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已也雖鄉黨親戚亦然○孔

求師不可不

相觀而善工夫多

信時自有長進處

子弟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其自涪陵歸見門人皆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如何也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孔子弟子甚多亦不能皆合於孔子如子路言子之迂也又曰末之也已及其退思終合於孔子只爲他信便自然思量到也○問某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便誠意之交適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不信誠不至也

張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加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

日益損

老而不乞

不待問

華陽范氏曰與賢於已者處則自以為不足與不如已者處則自以為有餘自以為不足則日益自以為有餘則日損

蓋田呂氏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致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未必聽學至於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矣○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故舍我而去者不追

一呼之使來有教無類故從我而來者不拒逆之使去但能以此求道之心至則受而教之論語稱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故聖賢在下其所以取人苟有向善之心皆取之亦以進人為善不為異日之不保而廢其今日與人為善之意

上蔡謝氏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生理大全 卷五十二 三十三 三百三十五

廣平游氏曰孟子之論尚友也以一鄉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一國以一國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天下以天下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古人無友不如已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子夏之日進也

龜山楊氏曰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翱張籍輩皆謂從吾游今翱籍之文具

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為乎苟其道未足以成德達材雖欲為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况其下者乎

和靖尹氏曰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閑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子細

河東侯氏曰朱公揆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仲尼期子夏

人道足以

世範俗

以師道

加

春風中坐

同月

春風夜雪

門外雪深

尺

孟子卷五十一

五

三百六十七

朋友之義其  
朋幾

天下有三本

性理大全 卷五十二  
五峯胡氏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  
為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  
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為小人者幾希矣  
延平李氏曰某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  
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  
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  
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  
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  
也孟子之後道失所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  
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

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  
之人其術淺其能小猶且莫不有  
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  
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為之大哀  
與古人學殊不同如孔門弟子羣  
又有夫子為之依歸日用間相觀  
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可及  
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朱子曰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  
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

醫樂師百工  
師儒者之道可  
明而參造化一  
也○大率今人  
石終日相切磨  
思而化者甚多  
也不然子貢何  
而聞邪  
知之質亦豈能  
發其端倪然後



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問人倫不及師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或云如在君父旁則爲父死曰也是如此如在君能爲父死又曰人倫不及師者其多者言之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曰平居則經

東萊呂氏曰歐陽脩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以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學者不啻可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

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况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

象山陸氏曰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于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爲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爲之屢嘆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一而不能虚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一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亦也○吾嘗謂揚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

易者揚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公矢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反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得師而不能虚心委已則又不可以罪師○天下若無著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求友之心亦無有窮已以夫子之聖猶曰學不厭況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汲汲也然師友

會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會聚則隨已知識隨已  
力量親書冊就事物豈皆蒙然懵然畧無毫髮開  
明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  
非欺人也

勉齋黃氏曰斯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  
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孳然獨立而無與  
爲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  
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歟

雙峰饒氏曰師道立則天下之不善者皆可變而爲  
善天下之不中者皆可化而爲中而善人豈不衆

哉善人衆則國家之用隨取隨足上焉可以格君  
心中焉可以立政事下焉可以移風俗而朝廷豈  
有不正天下豈有不治者哉若昔唐虞五典之敷  
掌之於契寬粟直溫之教典之於夔至于成周順  
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教之中和者亦惟擇有  
道有德者主之皆所以立師道也是以天下後世  
稱人才之盛美治功之盛者必曰唐虞成周及周  
之衰則學校之政不脩而師道闕矣於是洙泗之  
間有吾夫子者出而任其責焉一時及門之士如  
顏曾冉閔之流固已如時雨之化矣故其德行政

事言語文學莫不卓然皆有可稱使夫子而得時行道引其類而進之則唐虞成周之治有不難致者夫子既沒而得其道者或以傳授於來嗣或以友教於諸侯隨其大小亦皆於世道有所補焉後世師道不立學者無復講明道義磨礪氣質之益矣至本朝安定胡公首倡體用之學以淑其徒使學者明於經義講於時務篤於踐履而不爲口耳之習故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其門而散在四方者亦皆循循雅飭師道之立蓋昉乎此是後周子復得孔孟不傳之道於遺經建圖屬書以覺來學而

程子兄弟實紹其傳於是益推之者有六學教人之法以淑諸人以傳諸後而我文公先生又從而光大之淵源所漸徧及海內有志之士探討服行而推其所得以正主庇民者不絕于時能使大義既垂而復正公道久屈而復伸者皆夫人之力也師道之立於是爲盛

魯齋許氏曰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已者若乃邪僻卑汙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爲非者謹勿近之○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爾不能日益

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  
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  
者可量也哉○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  
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  
已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  
虚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  
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